



馋醉腊八粥

文/韦桥送

到南北朝时,才将农历十二月初八固定为“腊八节”。人们借此祭祀祖先和天地神灵,并祈求丰收和吉祥。后来才慢慢出现喝腊八粥的习俗。

在我的家乡,腊八是一个欢乐的节日。以前在家的年头,腊八来了,家家户户杀猪宰羊,公奶叔伯一大家老老少少会在一起打猪埠,舂糍粑,小孩子把蒸熟的红薯丝抓来吃,男人把红薯丝和着糯米倒入石臼中用木棍舂,女人就把舂好的糯米扒下来,甩成条,拧成团,拍成碗口大小的糍粑。腊八一到,家家都把山上捡来的树兜烧起来,一边烤火嗑家常,一边烘腊肉,年的温暖和年的味道便在那火炉里闪烁,便随着腊肉的香弥漫在冬的空气里。所以腊八是无限欢乐的,更是欢乐的开始。各地也是一样,腊八一到,腊八饭、腊八粥、腊八豆腐、腊八面、腊八蒜、煮“五豆”等等,内容可谓五花八门,营造的是浓浓的民俗中快乐之风。

尽管各地腊八风俗不一样,也带有许多的诱惑色彩,但我唯一思念的,还是母亲做的腊八粥。母亲做的粥和她的人一样朴素无华,她从不会去刻意追求那

些花花绿绿稀鲜珍贵,只是就着这一年家里种了哪些谷物杂粮和果子,就着家里能找到的配料,经过精心搭配,那种味道十分亲切自然,全都是自己劳动果实带来的那份香甜和快乐。记得十岁那年,腊八刚好杀猪,母亲找来了猪肚,洗净切好,放些米,两抓高粱,几粒红枣,一把莲子,几个银耳,加了一块冰糖,熬了两个小时,先供了祖先,才拿来给我们几姐弟吃。吃到最后我干脆用舌头都把碗舔干净了。那味道!母亲说,做人就要这样,要学会品尝自己的劳动果实,实实在在的做人做事,不要只会羡慕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我一直忘不了母亲做的腊八粥和母亲说过的朴素的话,所以,虽然我现在工资不多和富翁那是相差甚远,但却也把生活过得像吃腊八粥一样的津津有味。

馋了,馋得连梦都在编着腊八的事,喝着腊八的粥。远也好近也好,晴也好雨也好,趁着腊八周末,我都要带上妻子和女儿,回到质朴的老家过个节。女儿快五岁了,让她尝一下奶奶做的腊八粥,听一听奶奶在暖暖的炉边腊月里那些慈祥又生动的故事。

挂挂晾起来。奶奶笑眯眯地说:“都是你叔爱吃的!”每年腊月二十八,奶奶都会在村口等候叔叔。天冷,我们劝她在家里等,可是她不听。远远地看到叔叔从小路上走来,奶奶会大声喊他的名字。好几次,我看到叔叔走到奶奶跟前时眼里噙着泪。

盼年,盼着一家团聚。新年里,大家庭聚在一起,老老少少三十多口人,热闹极了。长辈们谈论着谁长高了,谁长胖了,然后抓一把好吃的塞到孩子们衣兜里。年终干来了,孩子们跳着嚷着,无比兴奋。

盼着盼着,孩子们就长大了。长大了,觉得一年年怎么那么快,还没来得及盼,倏忽间就过了一年。年年岁岁,日子流水一样匆促。我们开始感慨,一年年,怎么这么快呀!盼着盼着,我们就老了,开始怀念儿时的年。

觉得路似乎长了好多好多,永远走不到尽头。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赶过几次年集,但也只是看看热闹而已。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去年春节前,我又回老家赶了一趟乡里的年集。只是通往集市的道路比以前更加宽阔了,沙子路也换成了柏油路,很干净也很整洁。集市的规模也增加了近一倍,交易物品更加齐全,吃穿用品更加多样,包装也更加精美。不过与从前相比,年的味道似乎淡了很多,在物质如此丰富,生活水平如此提高的今天,却怎么也感受不到从前那种热闹、喜庆、人人盼望的年味……站在集市的摊位旁边,看着集市上人头攒动,人来人往,心却感觉好像不在集市当中,也似乎想不起来要买点什么。只是当看到那一串串红红的糖葫芦的时候,心里竟莫名地兴奋起来,就像小时候每逢年集缠着妈妈买的那串红彤彤的糖葫芦一样,于是赶紧买了两串,一边吃一边走在集市的大街上,心似乎又回到了童年那知足、开心、快乐的春节,盼望着过年的心情此时也变得很强烈了……

诗二首

文/韩国强

远游和沉默

需要沉默吗
紧跟着什么
然后嘎然而止
内心的欢腾
让喧嚣在此停止
那曾经是比铁石更硬
消失了
有鸽子飞动的天际
鹰再也不想出现
难道颤抖的心
也要依靠山峰
但它的阴影比心更柔软
沉默中
有远游归来惬意的疲倦
必须抱紧霓虹闪烁的长街
内心的意志才不想阻拦
喜欢冬夜
因为这就是此时此地的接受
如果想跨过情人背影后的落花
才能把身躯变成善良
而安妥是突来的雨中孩子的尖叫
远游最终变成了南方的湿地
蘑菇的生长迅速
毒蘑菇趁机变成了蘑菇公主
它打发的时间
令别人上吐下泻
远游路过的那条小路
今生再不可能踏响它
但它的延伸像手一样点燃了灯火
一样的
无论南方
无论北方
无论遥远
无论故乡
人的足迹总令山水羡慕
而那些陌生的山峰
和涌动不止的大江
总是让人在喜悦中沉默
或是在沉默中涌动

爱情

究竟在哪儿啊
如清风穿过树杈
而高山仰止
积攒下的情感再次弥漫
不能确切地把她跟踪
放下和忘却都已无能为力
继续吧
晨光里的那一缕彩霞
和着晚照的微红
而云此时彼时涌起
把情感的手枪交出来吧
时代的大情感再次呼吁
单薄地上路
不再顾忌空山秋雨后
即使是冬夜
停驻的也是一种壮烈
无名的野花见证
穿过去
更密集的如雨似雪
总是打着算盘
怕入不敷出
而油灯的光茫
奢侈得像舞厅里的双眸
明亮得在酒的格上中止
再次汹涌
大江载着水葫芦冲向远方
看着别人的泳帽
和江水嬉戏或互相征服
再长的春夜
也变成了一支香烟
把爱情的五味杂陈
变成敲击编钟的柔手
心灵的温柔谁都喜欢
小丑出现时
爱才不愧前世今生
把最艰苦的爱情留住
才知道是一厢情愿
远游归来后
升起贱贱的孤独
此时新城正在崛起
残垣断壁兀立
一大群麻雀在空中正扑向和转身
在废墟中共舞晨光
也许它们在怀念
逝去的爱情

盼年

文/王纯

最好理由。

盼年,盼着穿新衣,吃好吃的。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一年到头我都是捡亲戚的旧衣服穿,只有过年母亲才会给我买新衣服。穿新衣服,对一个爱美的女孩来说,是多么开心的事。母亲早早给我买好了新衣服,藏在衣柜里,大年初一早上才能穿。平日里,母亲过日子比较节俭,但她常说“再穷不能穷年”。过年,一定要过得像个样子。母亲会把一年的积蓄拿出来,买好吃的。父亲在母亲的指

挥下,杀鸡,宰鸭,炖肉,忙得不亦乐乎。年的香味飘散开来,让人无限期盼。

盼年,盼着远方的亲人回家来。叔叔在外地上班,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回来。每年叔叔回来时,都会给我们买糖,还给我们压岁钱。叔叔回来,最高兴的是奶奶。奶奶会在腊月里蒸出各种各样的馒头、包子,包子有豆沙馅的,有红糖馅的。馒头上还点上红点,像是女孩子眉间的红痣,俏皮可爱。奶奶还会灌香肠,把香肠煮熟后,一

赶年集

文/吴永冰



多,东西也多,什么鞋帽、花生、水果、糖块及各种调味品,扫把、箢篱、碗筷等日用品,还有卖红枣、核桃等山货的,也有卖各种小吃的……总之集上人多是我没有见过的,琳琅满目的东西也是我没有见过的,心里就别提有多高兴了。

然而,我最关心的却是小吃摊点和那些可爱的泥塑玩具。每每遇上一个小吃摊点我总是迈不动步子,瞅着小吃,舔着嘴唇,流着口水。尤其是在那堆大大小小

的泥塑玩具面前,我更是一呆半天,摸着各式各样的泥塑老虎、泥塑小鸟爱不释手,那个摊点似乎很有魔力,把我牢牢地吸引住了。

虽说赶集,其实父亲也没有多少钱,除计划购买的碗筷和鞭炮外,兜里也剩不下几元钱了。等购完年货,父亲才咬咬牙,买了些糖块和花生过年招待客人用。虽然没有买上自己中意的玩具,心里有些不高兴,但总算赶了一趟集开了眼界。回家时,我的两腿像灌了铅,没有了先前的兴劲,总

在我们家乡,腊八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年少时曾问过老人,为什么有腊八这个节。老人说了一个民间传说。几千年前,一张姓富翁老年得子,对其万分溺爱,老两口刚过世,这小子便大肆挥霍败家,很快成了穷光蛋一个。腊八那天,北风呼啸,小张饥寒交迫,把家里各处粮囤的囤底子扫了一

孩提时,总是扳着指头盼年。那时的年,仿佛一位美丽的新娘,只等吉时一到,她便翩翩而来。年来了,人欢马叫,喜气洋洋。

腊月里,家家户户开始蒸年糕、磨豆腐,杀年猪,空气中弥漫着祥和丰饶的气息。人们欢天喜地舞动起来,迎接年的到来。盼年的心情,好像是在急急地赶路,恨不得一下子跑到年的小站。

盼年,盼着放假,放假了撒了欢儿地玩。从小就知道,所有隆重喜庆的日子,都会放假。放了假,就可以在冰天雪地里玩个痛快。天地好像从来没有那么开阔过,我们溜冰,打雪仗,踢毽子,抽陀螺,欢笑声在风中传送着。孩子们聚到一起赶年集,买小人书,买年画,晚上一整天,天黑才回家。父母也宽容了很多,说:“快过年了,玩吧!”过年,是我们可以疯玩的

在我刚懂事的时候,一到冬天就盼着新年的到来,虽然离新年还早,但是美美地吃上一顿“腊八粥”也算是提早尝尝过年的滋味。每到“腊八”这一天,我就早早起床,脸也来不及洗,就急急忙忙钻到厨房里催大人赶紧做腊八粥。我一会儿往灶膛里续着柴禾,又一会儿站在锅台边踮起脚尖用双手使劲揭开木锅盖,从锅与盖的缝隙里吸着扑鼻的腊八粥的香味,盼着腊八粥早点做好。在那个年代,要是能吃上一顿腊八粥也就象过年一样。母亲刚把腊八粥盛到碗里,还冒着热气,我就急不可待地端起一碗,一边吹气一边往嘴里扒,尽管把我烫得“嗷嗷”直叫,也舍不得停下来,还尽量多吃一些,直到小肚皮圆鼓鼓的像个皮球才罢休。

吃完那顿香甜的腊八粥后,我就吵着闹着去乡里赶年集。因为年龄小,父母总是不答应,我就撅起了嘴,眼里含着泪,就象受了多大的委屈,最终父母总算答应带我去赶一趟年集。第一次赶年集,是跟着父亲蹦蹦跳跳地去赶的。那十几里的路程,我跟着父亲一路小跑,就轻轻松松地到了集上。集市上人真